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二

古蜀黄道周石齋甫註斷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閼與趙地）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問於趙奢奢對曰譬如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

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淺人淺眼）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前之）（不行正爲此行）趨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諫曰秦人不意（欲將勇也）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合）然必敗趙奢曰諾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

至者敗趙奢亦自請即發萬人趨據之秦兵後至爭（更合 據山則得勢也）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堅壁不戰秦因間趙云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信秦之間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

王不聽遂將之括自少時學兵法以爲天下莫能當
嘗與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故奢
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
○智○子○負○者○父○
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
使將王問何故母對曰妾事其父爲將時身所奉飯
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
趙奢○長○將○妻○爲○表○出
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
括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
藏其家以買田宅王以爲何如其父王曰母置之吾

已決矣母曰王必遣之如有不稱妾求無坐王許諾
括既代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
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斷其軍爲二軍餓括出銳卒
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降秦悉坑之
遂圍邯鄲幾不可脫賴諸侯救乃得解王以括母先
言卒不誅也

斷曰

趙奢田吏原不臨戎秦困閼與其勢甚雄趙欲往
救頗辭乘同奢獨譬之兩鼠穴中將勇者勝因備

折衝久淹不進忽爾猝攻妄諫者死善諫者容北山先據故戍大功廉藺並列馬服受封徒讀父書兵變不通長平坑卒母已先供朝廷選將慎勿名從

廉頗

廉頗者趙良將也伐齊大破之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時藺相如者亦爲上卿位在頗之右頗不憤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爲勞位在吾上吾羞不忍爲之下我見必辱之相如聞

如每朝會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輒
無兩
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等去親戚而事君
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
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庸人且羞之況將相乎請辭
去藺相如止之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舍人曰不
如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
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
敢加兵于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
說出急公大義不相入不服
俱生所以避匿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

○○○○負○謝○罪○更○高○○○○○○○

肉袒負荆至門謝罪卒與相驩為刎頸之交後頗與秦相距長平趙王信間使趙括代頗以致敗燕用栗腹之謀乘趙敗弱因舉兵擊趙趙復使頗將頗遂擊燕大破之得五城趙以文封頗為信平君假相國居六年復使伐魏之繁陽拔之後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又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頗遂奔魏之大梁魏不能用久之趙以數困于秦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于趙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見使

○○○用○當○在○此○○○○○○○○○○○

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

受頗仇郭開金還報趙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復召楚聞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于壽春

斷曰

廉頗趙卿位下則爭一闘公言肉袒負荊趙括代將長平卒坑再起擊燕得燕五城悼襄不用奔魏以明趙困思頗遣使察情上馬示健善飯示英使受仇金遺矢毀名愧爲楚將思用趙兵壽春之死

悒悒不平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䟽屬也湣王時爲臨淄市掾人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單時在安平知必有變因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以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多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惟單宗人以車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後淖齒殺湣王燕引兵圍即墨即墨士大夫戰不利知田單鐵籠之智遂相與推立

田單爲將軍以距燕燕將聞燕昭王死惠王立單知（有心）惠王與樂毅有隙（人當知之）乃縱反間宣言於燕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惟莒與即墨也何難拔之不拔者外欲以伐齊爲名（反間得妙）內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耳故緩攻即墨莒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惠王信之因以騎劫代毅將毅遂歸趙田單知毅去遂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下食（欲爲神驗）燕人見而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爲師乎因反走單乃起而

引還東鄉坐師事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
吾惟恐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列與我戰即墨
殘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降者盡劓皆怒
激勵人心
堅守惟恐為所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
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人盡掘壟墓燒死人即
欲讀發人心
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
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
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士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
使燕解
遣使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

鎰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皆使燕懈）
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
乃收城中牛得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奇思異想）
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
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走燕軍燕
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
觸盡死傷五千人因啣枚擊之而城上鼓譟從之老
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奔走齊人遂
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襄王於莒

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斷曰

齊將田單田之疏屬隱於市掾誰知其氣燕兵破齊車先斷軸轊以鐵籠人笑鵠突及變爭門笑者始服即墨存齊共推田單敵單知敵王於敎不睦巧縱間言騎劫完局約降懈之掘冢自觸突縱火牛如龍驚目七十餘城一旦以復迎立襄王功甚尸祝

西漢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其先五世相韓至秦滅韓良欲爲韓報仇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爲鐵椎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怒索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嘗游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乃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

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
老人期何後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
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
夜未半往有頃老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
已有教法在內
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濟北
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良受書旦日視之乃太
公兵法也良異而習讀之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略地邳西因以太公兵法說
之良嘗為他人言皆不省獨沛公沛公善之常用

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識人）遂從之沛公欲以兵二萬人
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敵臣聞其將
屠家子（中窾）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
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不可少）爲疑兵沛公以爲然
因令酈食其持重寶以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西
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轉得妙）恐士卒
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意原在此）沛公乃引兵擊秦
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意欲
留居之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點得當）夫爲天下

除殘去暴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意樂此所謂助桀為虐沛公乃還軍壩上以距關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與良善知良在沛軍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沛公距關誠欲倍項王耶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納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王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將奈何良乃固要項伯此亦救沛之急着要見沛公公與飲為壽結為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

項王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謝羽鴻門乃解羽因以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之國良請歸韓因說漢王
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
意漢王信之乃使張良還行燒棧道良歸至韓將羽
已殺韓王國無可復遂欲以報秦者報楚未幾漢王
還定三秦項王欲擊之良乃遺楚王書曰漢王失職
欲得關中如約而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
與趙欲并滅楚項王以故北擊齊良乃間道歸漢漢
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漢王

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此是漢王大度處）誰可與共攻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王之（看得真）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識得定）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說得斬截）漢王乃遣隨何說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嘗爲畫策從漢王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紂封

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使其後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適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湯伐桀封其後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

于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
其不可二也武王克商表商容之閭式箕子之門封
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
者之門乎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
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其不可四也
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
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五也休馬華山之陽
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其不可六也
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

輸積乎其不可七也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

八不可黜酈明白

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惟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促銷印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

知之者深

臣始起邳下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

計幸而時中願封留足矣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良爲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從曰此何語也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已定何故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

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安矣（妙策）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亟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請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留侯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確之論）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

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命駕西都關中漢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將兵而東留侯曰臣宜從疾病甚但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十二年從征陳豨歸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惜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遂倡學辟穀導引輕身辛子房始所見老人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因取而寶祠之

此○一○想○高○韓○信○萬○爲○

斷曰

少年爲韓博浪錐秦一編帝師圯上老人沛公天授說合如神還軍壩上謝羽鴻門當前借箸理勢具陳運籌决勝功莫可論封齒息攵從劉都尊布衣封留志願已伸寶祠黃石以朗感恩赤松從遊辟穀採真始見終隱千古惟君

韓信

韓信者淮陰人也布衣時不能治生且貧無行又不得推擇爲吏嘗從下邳鄉亭長寄食亭長妻患之乃

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信怒因絕去釣於城下諸
母漂（以水擊絮曰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
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母高人也）
食吾哀王孫而食之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
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
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胯
下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
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以爲郎中數以策
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爲連敖坐法

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監斬滕
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
其貌釋之與語大悅之言于漢王漢王拜為治粟都
尉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
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亡逃信度何等已數言于王王
（此何真去也心為漢）
不用因亦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于王
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
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若汝也）何曰臣不敢
亡也臣追亡者爾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

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獨追信詐也何
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若長王漢中
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所
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于此乎何曰
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
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
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
說得出
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
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

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而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如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項王臣嘗事之請言其爲人也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論項王如見肺肝）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泣涕分飲食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

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毀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敵且三秦王原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人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

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當○快○憤○莫○直○如）

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指○掌○）

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兵而東

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

既而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擊楚魏王豹反漢

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因以信爲左丞相（○出○于○使○妙○）

擊魏魏王盛兵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

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因使人請漢王願

益發三萬人臣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之糧道
西與大王會于滎陽漢王乃遣信與張耳以兵數萬
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
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
韓信張耳乘勝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
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
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
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
妙算自不同
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

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
君儒者也嘗稱仁義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
則圍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千里
襲我亦已罷極如此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遂不
（何等）
聽廣武君策韓信使人間覶知其不用大喜乃敢引
（小分）
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選輕騎
二千人持一漢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
（先巳第定）（直第前此）
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復
（先巳第定）
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

趙空壁在此

曰諸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
旦信乃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

趙空壁在此

戰良久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
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
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
不能得信等退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亂以為
漢已得趙王將軍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
也漢兵夾擊之遂大破趙兵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
王歇諸將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

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必置之死地然後人人自爲戰若與之生地皆走矣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麾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虛心可法）事之因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信因問廣武君乃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將

軍涉西河虜魏王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若此者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

論短勢所必至

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曰今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釋兵北首燕

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不
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
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
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于燕燕果從風而
靡乃使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
王從之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
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復急圍之漢王出成皋東渡
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于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
漢使馳入趙壁耳信未起即其卧內奪其符印以麾

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來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

韓信之死皆蒯通所致

詔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
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
漢兵遠鬬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令齊王使信使招
○此○策○原○妙○
所亡城亡城必反漢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
知韓信之爲人寄食于人受辱胯下無兼人之勇易
與耳遂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
○寶○奇○計○
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
果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
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

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韓信之死又在此）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夕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張陳伏）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良往立信爲齊王發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漢王

身居項王掌握中者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

漢王無情道盡

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也如此今足下雖自以

雖說

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然所以得須臾至今

詞塞有理

者以項王尚存也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從故我得以至于此

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以奇策感動之因說以相術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兼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益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

若常存此心則必無後

猾利背義乎通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載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竊爲足下危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信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王已破漢王襲奪齊王軍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賜百錢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高祖以陳平計發

使告諸侯會陳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謁高祖于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亨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高祖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之晚矣）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否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服心之言）兵而能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擒也且陛下所

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惟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此一段疑漢廷所造）叛陛下必不信再至（信無兵何起）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乃謀于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

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强入賀信入呂
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斷曰

淮陰餓夫飯于漂母時不利兮胯下受侮事楚無
知事漢誰數火燒連厥身幾伏斧蕭滕雖奇沛猶
未許旣亡追還方驚壇詔牆出陳倉定秦擊楚井
陘拔趙佯棄旗鼓襲用囊沙要求齊王千金報恩
百錢羞泪能辨多多不能自處未央被誅前功何
補

周亞夫者絳侯勃子也漢文帝封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六年北人大入邊乃以劉禮爲將軍軍霸上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北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對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

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因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文帝崩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

天子亦妙

認亮矣

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鄧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然楚兵輕不能久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壁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

計與已合故從之

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曰兵無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一奇也王不用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太尉帳下太尉終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太尉使備西北已

而其精兵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因乘勝遂盡滅之降其兵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計爲是還爲丞相其後北王有五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爲列侯太尉因謝病居無何召詣廷尉嘔血而死

斷曰

亞夫治兵既嚴且銳軍中不馳天子按轡霸上棘門有如兒戲吳楚反時剽輕難制堅壁守之以挫其氣委粱絕饟西北遣備挑戰不出驚擾高懸吳師饑奔方乘其弊既斬吳頭太尉謀是功高難居嘔血而斃

李廣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家世世受射漢武帝時北人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因善騎射殺首敵多為武騎常侍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

曰惜乎子不遇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景帝初吳楚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于昌邑帝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復行賞也）徙爲上谷太守北人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敵戰恐亡之乃徙爲上郡太守北人入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擊之中貴人以數十人馳騁見敵以三人與戰三人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奔告廣廣曰此必射鵰者也乃以百

騎往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
敵人驚盡上山列陣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廣曰
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敵人追射我立盡今
射○許○俱○妙○却○去○射○候○甚違
我留敵人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因令諸騎去
敵營二里所皆下馬解鞍敵果疑不敢擊有白馬將
出護其兵廣突前射殺之復還至騎中解鞍敵兵終
疑之夜半皆引去平明李廣乃歸其大軍武帝時以
廣爲未央衛尉程不識爲長樂衛尉及出擊敵廣行
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

以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
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
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程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士卒
樂爲之死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敵
不得犯我是時二人皆爲名將然敵人畏李廣之畧
士卒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後廣出鴈門擊敵人
敵人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
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敵兒騎善馬廣暫
騰而上敵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

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敵人數百追之廣取敵兒弓射殺之以故得脫至漢贖為庶人嘗夜從一騎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李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敵人入殺遼西太守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亭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敵人聞之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不能入矣廣廉得賞賜輒

分其麾下飲食與衆共之將兵至絶乏之處見水食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卒以此愛樂爲用廣猿臂善射專以射爲戲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嘗與王朔語曰自漢擊外夷廣未嘗不在其中然列校以擊胡功封侯者數十人獨廣無尺寸之功以封邑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抑命也朔曰將軍自念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太守羌反吾誘降

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坑之至今大恨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後漢大將軍衛青擊敵人青卜捕口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出東道廣自請曰臣結髮而與敵人戰願居前部青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因不聽廣請廣不謝而起意甚慍怒而就部曲引兵出東道軍無鄉導遂失道後於大將軍大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且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因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

（失在此）

敵人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垂涕

斷曰

李廣爲將才氣無雙世世受射射無不當三人與戰中貴受傷殺其二人擒一以償孤軍擊敵解鞍其傍敵疑爲誘轉奔而亡不擊刁斗部伍偏强凡

戰可侯侯則未嘗細推其故禍在殺降迯道自剄
天意難量

衛青

衛青字仲卿嘗從人至甘泉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免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以椒房戚拜爲車騎將軍擊敵人斬首敵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凡敵人犯邊皆有斬獲又畧定邊地甚廣遂拜青爲大將軍益封青八千七百戶三子皆侯後敵人入代殺都尉大將

軍統率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等出擊之各斬獲有功獨建以三千騎與敵人數萬騎戰敗盡亡其軍獨以身歸青問建罪當如何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此議）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大是）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

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上弗誅贖爲庶人

斷曰

衛青人奴相者曰貴一旦封侯戰功爲最不斬之示威肺腑待罪敬謹如斯安保祿位

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二

古閩黃道周　齋父註斷

霍去病

霍去病者大將軍衞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爲嫖姚校尉嘗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獲首敵過當封爲冠軍侯後率兵征北以張騫前使大夏留北地久知善水草處用爲導軍故軍得無饑渴去病爲驃騎將軍與公孫敖李廣張騫

○使○非○全○誰○

○大○幸○者○

等分道擊北兵去病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斬獲甚衆諸宿將士馬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以壯騎先去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渾邪王欲降漢使人馳傳以聞上恐其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王裨將多不願降欲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

大奇

勝氣

大有機術

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然後將其降者號十萬人渡河歸上封渾邪王爲漯陰侯

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後敵人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敵人畫策常以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出定襄代郡轉戰遂逼至寘顏山趙信城得敵人積粟悉燒其城既還論功上曰去病約輕齎絶大漠封狼居胥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執訊獲醜取食于敵而糧不絶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賞賜甚多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

〇此是行畧第一妙法

教之孫吳兵法去病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胸中有據）兵法上爲治第對曰敵人未滅何以家爲上益重愛（忠言可敬）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此是其不學古之一短）在塞外卒之糧或不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類此

斷曰

驃騎將軍名曰去病出塞遠征常徼天幸渾邪欲降衆尚未應去病往迎執爲成命欲亡斬之請王入境上敎學兵方畧自勝上爲治家志在平定爲

將若斯忠勇可敬不惜士饑是其一病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音圭人也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沉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囗人大爲敵所困漢軍乏食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武帝親視其創嗟嘆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擊敵人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是時光

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恭自後羌人旁緣前言輙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安國之罪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詛發誓爲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也看得定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者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征和五年先零豪對煎等通使敵人由此觀之敵人欲與羌合看得定先計也非一世也宜及其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

遣使至北以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絶漢道充國以
爲狼何小月氐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
敵人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
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於是遣義渠安
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尤桀黠
者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遂
劫掠小種背叛犯塞安國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
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逾老臣
上復問將軍度羌彊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

如一見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
夔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安屬老臣勿以爲憂
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萬騎欲渡河恐爲敵所
遮即夜遣三校啣枚先渡渡輒營陳遂以次盡渡敵
數十百騎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且恐爲誘
兵擊敵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又遣騎
候四望陿中無敵遂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曰敵
若以數千人守此兵豈得渡吾今已渡知羌夔無能
爲矣充國行兵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

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
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
守且遣子趙卬將胡越騎為支兵又遣所獲羌人歸
先斬殺妙著
告種豪大兵且誅有罪明白自別無取併滅天子告
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
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錢女
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蓋充
[illegible]
國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而
酒泉太守辛武賢乃請益馬食分兵並出張掖酒泉

合擊罪开可奪其産畜天子下其書令充國與衆議
之充國以爲武賢欲分兵兩道並出回遠千里以一
馬自負三十日食約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
兵器難以追逐且虜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至
俱危爲虜笑又謂可奪其産畜尤非至計臣意先
零首爲叛逆劫界他種不若且捐罪开暗昧之過而
勿宣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其悔過因赦其罪
擇良吏撫循之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天子下其
書公卿議者皆謂先零兵盛而負罪开之助不先破

罕开則先零未可圖天子因遣許延壽以璽書嘉納

武賢之策拜爲破羌將軍擊罕开又以書讓充國充（言出于去不獨老成）

國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貴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

上書謝罪因陳利害曰前遣降羌諭告罕开以朝廷（無罪可知）

德意罕开之屬未有所犯今先零羌楊玉將騎四千（有罪明矣）

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今置先零而先（分別善惡明白）

擊罕开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至計臣

聞兵法攻不足守有餘又云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

人今先零楊玉率兵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

士以須其至此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且
說得明白
張掖酒泉二郡兵少敵至尚不能守而使之行攻釋
說致更明白
致敵之術而從爲敵所致之道愚以爲不便且先零
字字得先零之心
欲爲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惟恐漢兵
更得先零之心
至而罕开背之背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又逼
脅諸種國家之憂恐不易解臣意先擊先零則罕开
亡屬不煩兵而服矣上賜書報從充國議充國引兵
至先零所在敵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盡棄車衆欲
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敺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

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諸校皆曰善因是敵爭走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
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百餘輛及兵
而羌不贓而屈人
至罕开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开大喜曰漢果
不擊我豪靡忘率衆來歸罕开竟不煩兵而下充國
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
軍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進兵以擊先
大勢已見
零是時先零羌降者已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
兵心爲國爲民方算及此
罷騎兵以待其弊作奏欲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

恐忤上意因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
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
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
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羌金城湟中穀
斛八錢往者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
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僅得四千萬斛及義渠
安國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爲逆其失
（老成之見人笑不用）
已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
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

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
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
斛茭稿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又恐他變卒有不
虞之變相因而起為明主憂且羌人易以計破難用
兵碎也故臣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
人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願罷騎兵留
弛刑應募及淮揚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
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
國北騎就草爲郡益積蓄省大費上報曰欲罷騎兵

萬人留田郎如將軍計敵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問〇得〇特〇明）
決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
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對〇得〇視〇當）
之可勝今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
以待可勝之敵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謹
條陳不出兵屯田便宜十二事步兵留屯以為武備
威德並行一也使虜失肥饒啓諸羌相叛之漸二也
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
田事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循河

湟漕穀至臨羌以揚威武五也以間暇時繕治郵亭
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羌饒倖不出亦令敵竄風寒
之地受霜露疾疫之患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
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敵得乘間之勢九也
又不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出他變十也治湟陿中
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從枕席過師伸威千里
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奏上
開得辜不假借
上復報曰將軍言兵可期月而望謂今冬邪謂何時
也充國又奏曰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

解見料敵抑深而其備

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為敵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且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敵見萬人留田為必擒之計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充國

對報不備

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謝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因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留

屯田彊食自愛是年秋羣羌斬先零楊玉首降

年充國請罷屯田振旅而還年八十六甍謚曰壯侯

斷曰

充國老將識變最眞解仇合約從來不馴先零羌

开為患正新孰急孰緩當以罪論問誰甚此無踰

老臣請往一見勝于百聞殄滅為期不貪小勳忠

言罷騎便宜留屯初上國計是不三八十五十尺

後漸轉唇先零之死期月先陳盡忠明主千古稱

純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爲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然家貧無節不爲州里所稱後以薦爲郎（終受此累）數求使外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初宣帝時北人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身入朝見郅支以爲呼韓破弱不能自還即西收其右地會漢發兵送還呼韓郅支遂怨漢擁護呼韓而不助已因求還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怒竟殺吉等自知

發漢又聞呼韓益强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
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時湯與延
壽已出西域湯聞郅支叛漢因與延壽謀曰郅支單
于雖所在絕遠然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
併驅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
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湯曰
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尚猶豫會病
湯遂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及屯田吏士欲擊事延
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

子欲沮之耶延壽因從之遂共上疏自劾卽日引軍
分行入康居界進攻木城破之遂入土城郅支聞漢
兵至欲去恐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
皆為漢發自無所之遂反而堅守及二城破漢兵縱
火吏士爭入遂斬郅支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
齎帛書因上疏曰郅支單于慘毒行于民大惡通于
天臣延壽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斬郅支首
懸之槀街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既歸入
塞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

…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

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收繫按驗是

爲郅支報仇也上立出吏士既至[illegible]功石顯以爲延

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士則後奉使

迂論最當是

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于北方議久不決故宗正劉

有○見也

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

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今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出百死入絕

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恥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

韓邪單于見之且喜且懼願守北籓累世稱臣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齊桓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數經四年之勞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引詞搦情）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而滅郅支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

於齊桓貳師而大功未著小罪數布臣竊痛之乃封
延壽爲義成侯湯賜爵關內侯後湯上言康居王侍
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湯下獄當死中大夫谷永上
撫節之累
疏頌其功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
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請發城郭燉煌兵
以自救廷臣議不決上召湯問之湯對曰此無足憂
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
刃朴鈍弓弩不利近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
奇筭得之
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雖衆不足

（湯對得大體）

以勝會宗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兵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此時已解矣屈指計之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果報已解後湯卒於長安

斷曰

郅支叛漢殺漢使者西奔康居以圖苟且豈料陳湯恰操寨馬進斬郅支有如闕下大張漢威以揚

中夏雖未請誅行權可也廷議苛求殊覺恩寡魏
封列侯隨封隨罷屈指烏孫早知解死英後奇才
用宜寬假

馮奉世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以良家子選爲郎先是
漢使出使西域多辱命或貪汙爲外國所苦是將西
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蕭
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
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

車王萬年并殺漢國使奚充國又攻劫南道與歃盟叛漢自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乃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乃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禮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悅下議封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

顓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
之獨以為奉世出使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
功效不可為後世法即封奉世則後之奉使者皆以（後世功罪○懸殊）
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于（世自論○豈可以虛○駁實）
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封上善望之議遂以奉世
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永元二年隴西羌反詔丞相
韋元成等暨右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四
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而復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
對獨奉世曰羌近在境內背叛不誅何以威遠臣願

師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故師至折傷而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敵無慮二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元成等皆以民方收斂未可多發二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戎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敵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鈍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則弱形見矣弱形一見諸種並起

此等識見識事最多

臣恐中國之患非四萬一所能解也故少發而贍且與一舉而即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詔益二千人命奉世與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分屯三處先遣校尉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于廣陽谷

必至此

羌人盛多皆為所破奉世乃具上地形并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上悟乃發兵六萬人拜任千秋為奮勇將軍以助之奉世乃與千秋合軍進至隴西大破羌人斬首數千餘皆逃亡出塞明年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錄功賜奉世爵關內

侯奉世居爪牙官前後十年功名次于趙充國後歲
餘病死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功封
列侯杜欽上䟽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有此一蹟奉世死亦走也）
約諸國背叛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
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出使春秋之義
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北人郅支單
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甘延壽發城郭兵屯田
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
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

世爲功於邊境多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
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
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頗下有司
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議

斷曰

莎車王驕歃盟叛漢鄯善以西皆擾爲亂奉世不
平徵兵討叛傳首長安武威震焉朝廷議封駁爲
專擅光祿大夫聊以消筭羌反隴西衆皆怠玩奉
世請誅反復論難及大破羌方知才幹再論前功

已成故案

東漢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更始立（更始舂陵戴侯曾孫玄也）豪傑多薦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與之因留宿間乃進說曰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

夕自快而已非有沉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
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向服爲今之計莫如延
四許皆大作用
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
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與定計議至任使諸
將多訪於禹禹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光
武披輿地圖因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一子
皆雖俱
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人思明君猶
高二將 賢者之論
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光武
愈悅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王匡虎丹劉均以拒之

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拜禹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禹至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更始更遣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會日暮罷戰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

信術數之誤

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匡兵既至營下禹乃傳發諸將鼓而並進遂大破之匡等敗走遂定河東光武即位使使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酇侯禹時年二十四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毀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攜負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光武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

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此等議論未嘗不是）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今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未嘗不是）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遂引軍北至栒邑帝以關中未定下勅催禹進兵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傑戮禹心亂）西京繫百姓之心（矣　不差　差在此）禹猶執前意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

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將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召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

以饑卒徼戰輙不利獨與二十四騎還詣洛陽十三年天下平定封禹爲高密侯薨

斷曰

光武渡河禹追河北問欲仕乎願垂竹帛延攬英雄厚薄在德光武悅從遂破羣賊遣西入關河東乃得赤眉毀殘乘勝獨克停車勞來垂髮戴白名震關西誰不感恪惜旣殺歆禹慙失策還詣洛陽高密受職

冦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爲上谷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况迎使者于界上况上印綬使者納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耶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啣命以臨四方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隳大信〇詞〇原〇正〇大〇可〇以〇服〇人〇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使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更生

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未應恂竟叱
雖造次却不偏使君之祭所以殊也
舉動
左右以使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
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
高任
發況兵恂說況曰王郎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
知人
劉公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
力不能獨拒奈何恂曰今上谷完實控絃萬騎請東
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恂遂結謀
彭寵襲擊使者殺之奪其軍而南及光武于廣阿光
武拜恂爲偏將軍因得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及光

武南定河南而難其守問於禹禹曰寇恂文武足備
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光武乃拜恂爲
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因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因是
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鎭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
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光武
於是復北征恂因移書屬縣講兵肄射爲矢百萬餘
養馬一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輸給軍前後不絕更
始將朱鮪聞光武北伐而河內孤遂使蘇茂賈強將
兵三萬渡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

屬縣發兵會于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濟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乃郡之籓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適馮異遣救及諸縣兵皆至旛旗蔽野乃令士卒乘城大呼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奮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而茂兵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乃還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甚驚有頃恂檄至方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數賜書勞問恂同門生董崇因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據此大郡內得

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當以前人為鑑恂然其言遂稱疾不視事及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恂固請帝不聽恂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後恂為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繫之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讎怨而不決之者乎今

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忘之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兵入界一人兼兩人之饌（作用俱妙）恂乃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允妙）賈復欲勒兵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焉得相鬭今日朕分之（帝亦善調停）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交而去後恂代朱浮爲執金吾從車駕

征還賞而穎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
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能平恂曰潁川剽輕聞
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
聞乘輿南向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卽日車駕
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平而恂竟不拜郡百姓遮
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
萬人據高平及囂死峻仍據高平堅守大將軍耿弇
以兵圍之一年不克帝自親征復遣恂以璽書招降
之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命誅文諸

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
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竟斬
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
不降則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
先識
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
得眞　識得眞故
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
行之如其奸
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
高人任此
及也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
人及所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

之乎人稱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斷曰

恂一功曹宰相之器更始王郎鄙不足計感慕劉公尊賢下士禹奇薦恂文武足備河內守之諸用皆濟賈將殺人亦殺而斃賈欲報仇恂巧爲避分解帝廷兩虎方埶從駕征隗借寇無計高峻持降皇甫強使倉卒誅文高峻失勢說破其機服恂大智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文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
子兵法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文城異欲致誠開門
以牛酒迎光武念之遂以異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
自薊東南馳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
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
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兔肩
因復渡滹沱河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
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
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

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隷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李軼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異爲孟津將軍統領二郡軍于河上與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思離間之乃遺書李軼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出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

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成功于一時垂業于萬世也苟令長長始指更尚可扶助延期歲月則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李軼字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綱紀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為福在此時矣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

責之功不小

爭鋒故異得以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

南成皋以東十三縣武勃將兵與異戰異斬之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奏光武光武故宣露軼書使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建武二年春封異爲陽夏侯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救○亦○大○有○方○略○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擄掠卿能御士令自修飭無爲郡縣所苦異受命而西遇赤

眉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殺者降者頗衆
三年春復拜異爲征西大將軍適與鄧禹鄧弘相遇
禹弘遂欲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距雖屢獲
大是
雄將然賊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
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
此萬成計也弘不從遂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
賊中未嘗無人
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
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少卻
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與戰大爲所敗死

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
阪與麾下歸營堅壁收其散卒并招集（妙在收而不亂）諸營堡數萬
人復與賊約期合戰先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妙美）同伏于
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分兵救之賊見
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少衰伏
兵卒起衣服（勝在此）相同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乘（勝在）勢
追擊（此）大破之降者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
光武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垂翅
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旣而

有人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
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上書陳惶懼帝詔報曰將（不畜疑妙）
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此詔從牛酒或粥麥飯得來）
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
主簿也因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
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
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
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諸將爲隗囂所敗
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欲

取栒異聞即欲馳兵先據之諸將皆曰敵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敵兵臨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敢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者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異後病發薨於軍

（勇略在此）（勇略在此）

斷曰

異初迎帝帝勢尚促迫于王郎東南馳逐萋亭滹

河麥飯豆粥別將河間用兵頗肅論功不伐大樹
標目李軼朱鮪洛陽心腹二書間離遂傷骨肉赤
眉延岑三輔肆酷赦異往征勢難輯睦始敗回谿
阨澠終復如此勳名自垂竹帛

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陽之棘陽人也初與嚴說共守宛城
中糧盡遂降更始更始從大司徒劉伯升之言封爲
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朱鮪校尉會
光武北狥河內因往歸之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

英雄四方蜂起豪傑競逐百姓無所歸命大王平河
（明于業三字等閑說不出）
北開王業此誠皇天佑漢士人之福也願出身自効
光武深接納之時更始將呂植屯兵淇園彭往說降
之遂拜彭爲刺姦大將軍從平河北與吳漢等圍洛
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光武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
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若平生彭因曰彭
往者執鞭蒙拔常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定燕
趙百姓歸心賢俊雲從親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
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劉伯（升也）被害

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恐降不免耳彭具言於帝帝曰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乃面縛與彭詣洛陽見帝帝即解其縛拜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帝遣彭率兵征之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于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詰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

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河水擊其將
張揚於河頭山大破之復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
黎兵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
東山為營遂擊豐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
侯後與吳漢圍隗囂于西城蜀公孫述遣李育將兵
救囂守上邽帝命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因敕
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口人苦不知足
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彭遂壅谷水灌
西城未沒尺餘囂將周宗將蜀救兵至漢兵又食盡

彭與延弁遂相繼退兵囂出軍尾擊諸營彭殿爲後拒故諸將得全師東歸後公孫述遣將任滿等將數萬人據荆門横江水起浮橋鬬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如此）彭數攻之不利因裝直進樓船冒（當此時不得不）突露橈數千艘與吳漢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多費錢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帝亦善于任使）門之事一由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妙著）

登者上賞於是偏將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奇等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

乘勢妙

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斬任滿郎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

勸開王業在此

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故興師以討

俱是王者之言

有罪為人除害辭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彭到江州復引兵乘利直破平曲公孫述使延岑等悉兵守廣漢又遣侯丹帥師二萬守黃石彭乃多張

疑兵使護張楊臧宮與延岑等相拒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彭聞而欲徙之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夜刺殺彭殊可惜也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謚曰壯侯

師行妙境

不得不驚

爲將者足若此

高帝欲使金土同價不如漢文景之富與
民淳厚幾致刑措爲有實益云